



# 浮尘小记

柯灵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登录号	095654
分类号	I 267
种次号	121

柯灵散文

# 浮尘小记

柯灵 著



200713870



00901925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# 浮尘小记

柯灵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插页 6 字数 270000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7-80613-272-4/I·232 定价:19.50 元

柯枝高处常鸣凤  
灵感多时尽作花

张佛千 撰  
楚戈 书

柯枝高处常鸣凤

柯枝高处常鸣凤



灵感多时尽作花

张佛千撰  
楚戈书

# 引 言

柯  
灵

《柯灵散文》四卷本，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印行，全书设计、编选、分卷、各卷题名，都出于刘冬冠同志之手。这和我自编的选本很不相同，使我感到新鲜，产生刹那间的心理距离，主客观易位，作一番自我审视与参照。四卷分别为：《明月天涯》，内容主要是抒情感怀，描山绣水，故乡明月，异域风光，纸上烟云，腕底波澜；《浮尘小记》，记人生旅途的坎坷，历史行程的艰辛，硝烟战火惊涛骇浪中的心灵震颤与呐喊；《煮字人语》，游思断想，品艺衡文，文坛偶语，报海微波，银幕上下，舞台前后，序跋书简，并蓄兼收；《百年悲欢》，知人论世，近似文化草堂，人物画廊，所记或为作家，或为学者，或为画家，或为影剧艺术家，多是当世德高望重之伦，有的历尽世纪悲欢，先后成为古人。这四卷文字，可以大致反映我笔耕生涯的面貌。

我尝试涂鸦，始于20年代中叶。七十年来，世局翻腾，沧桑多变，我少无囊萤之功，长无雕虫之技，胸无登龙之志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好委屈一枝秃笔，舒忧愤，鸣不平，寄感慨，发幽情，与时浮沉，若断若续，直到霜雪满头，结习难除，老牛破车，依然徘徊旧径，有如夕阳恋山。岁月易逝，现实无情，时移势易，这一堆磨人的新旧墨痕，却无

意间为多变的时代和人生世态着一色相。如果灵犀一点，和读者哀乐相通，赢得些许共鸣，而文字经纬，也不无惬意会心之处，那我就喜出望外了。

为了使平淡的卷帙添些色彩，各卷卷首，加印了四位友好惠赠的墨宝，作为插页。梅行是革命前辈，30年代的旧交，在延安有才子之誉，古道热肠，对我扶掖很多。苗子自澳洲远道见贻手书对联；高旅的诗，系我1981年重游香港时所赠，俱见高情。台湾张佛千先生，已到望九高龄，依然逸兴遄飞，以喜作嵌名联饮誉海内外，作联赠人，已超过万数，承他隔岸遥寄，并由楚戈老翁作书，何幸如之！因为老病慵懒，事前未一一征得同意，附此志歉。白发簪花，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公之于众，希望读者同我一起，共享欣悦。

书将付印，爰作小引，藉志因缘。

1996年6月10日

## 目 录

### 心 声

野草的自白	3
喜晚晴	4
白首学徒道谢	5
我的八十年大事记	7
画好句点	10

### 雪 窗 断 想

生涯	13
遗事	16
鱼书	23
长街	26
筵前	28
浮尘	32
晦明	37
雪窗断想	44
神·鬼·人	46
戏外看戏	55
画意绵绵	63

### 市 楼 独 唱

斗室漫步	73
关于《斗室漫步》	85
慰郭沫若夫人	88
无言的慰藉	90
妙对	93
如此上海	95

无声的上海	97
市楼独唱	99
鬼混哲学	112
浮世的悲哀	114
落伍与卖俏	116
街头人语	118
街头闲话	151

## 我的人生旅行

供状	173
狱中诗记	178
我的童年	183
我的人生旅行	187
文字生涯第一步	194
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	203
《周报》沧桑录	223
银幕旧闻拾遗	253
银海浮沉录	262
早熟的悲欢	268
回看血泪相和流	272
影事怀旧录	283

## 希望在此

思想是艺术的灵魂	291
和香港记者谈心	294
精神文明放谈	299
聊赠一枝春	302
独猿湖通信	306
希望在此	309
1994 新年寄语	310
这也算新春寄语	311

心  
声



## 野草的自白<sup>①</sup>

---

我衷心感谢上海文学艺术奖给我的荣誉。

这样盛大的文学艺术评奖活动，标志着我们党、国家、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切关注。我幸运地赶上了这充满希望的时代，当我已经到达夕阳衔山的年月。

我是在“五四”雨露和阳光培育下成长起来的。我追随我的前辈和同辈，经历了剧烈的世纪沧桑。不少卓越的前辈和同辈作出了优异的历史课业，荣誉应属于他们。机遇给了我不虞之誉，我不能不为此感到问心有愧。

我深深感谢我的读者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我非常尊重读者，却从来不想媚悦读者。我的读者是我真正的权威和知己。我对读者的感情，有如野草对春风的感情。

我不能不想到我已故多年的母亲。她是封建制度的牺羊，只担了个结婚的空名就终身守寡。她很慈祥，但也很坚强。她自己除了不幸一无所有，却总是慷慨地帮助别人。她不是我的生母，却把全部的爱给了我，把我艰难地抚养成人。她是文盲，但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精神力量。希望她地下有知，会对她满头白发的儿子展现一丝笑容。

我再一次真诚地表示：谢谢！

---

<sup>①</sup> 1995年6月23日，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第三届杰出贡献奖，这是会上的答谢词。

## 喜晚晴<sup>①</sup>

---

近来我常常想起李商隐的诗句：

天意怜幽草，  
人间重晚晴。

一天的风雨已经过去，天宇澄明，山川如绣，夕阳如画。我幸运地处在这样值得珍惜的天候。

我在自己这片小小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，刘获有限，却得到了意外的奖饰和鼓舞。

我渴望安静，用我有限的精力和时间，答报博厚的大地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应《文汇报》约写的获奖感想。

# 白首学徒道谢

## 在“创作生涯六十年研讨会”上的谢词

---

在这使我难忘的时刻，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，容许我倾吐一下微末的心声。

我体会，像这样的会，是国家和党对文艺事业关心和鼓励的表示。我个人平凡的笔耕劳动，和这种荣誉是不相称的。

仅在上海，就有我不少的前辈和同辈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过有益的贡献，我只是一名摇旗呐喊的追随者。去年有同志提议开我的创作讨论会，我虽然很感激，但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以不开为是。全国文坛内外，无论老一辈年轻一辈，真正卓有成就和素养的颇不乏人，只是他们甘于缄默，不为人知。有的虽徒拥虚名而其实不副。我的作品，论质论量，都不值得这样张扬。这种想法，我一直没有变。我为此感到不安。

我的学历只比文盲高一档。我的生存基础太脆弱了，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，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前进。我至今还是个人生和艺术的白首学徒。我比较有自信的只是：我从来不敢亵渎人的尊严，艺术的尊严。

我说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不是谦虚。过分的谦虚是矫情，闭眼不看存在的事实，则是可笑的虚骄，是自欺欺人。我深信，真诚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。

尊敬的读者、同行、同志、朋友，我殷切期待你们继续

不断的帮助和督促。

我祈求！我感谢！

1990年9月

# 我的八十年大事记

## 在银色浪潮中游泳

---

90年代开幕,20世纪已接近尾声。历史像连环套,前因后果,环环相接,绵绵不断。为了展望未来,不免回溯既往。老年人去日苦长,来日苦短,更不知不觉地要回头看。

20世纪是惊涛骇浪的世纪,不论是谁,只要在这个世纪里一路打滚过来,尽管平生碌碌,一事无成,个人的恩怨爱爱仇仇,琐琐凡情一概不算,亲身经历惊天动地的大事,就有罄竹难书之感。谓予不信,试举其荦荦大者:

——我出生于1909年,即大清帝国宣统元年,还是宣统皇帝陛下的子民。幸而三岁就遇到辛亥革命,避免了长大以后,动辄叩头谢恩,口称“天皇圣明,臣罪当诛”的命运。

——躬逢改朝换代这样百年难遇的盛事,至少有三次,历经封建帝制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一跃而成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,是不折不扣的三朝百姓。袁世凯的新华春梦,张勋复辟,不计在内。

—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,眼看全球陷于血泊。据西方史家记载,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敌对双方出兵六千万人,其中九百万人丧生,二百万人伤残。上百万的平民在战争中死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,生命财产的损失更不可胜数。数字暂缺待查。

——不断经受日本的侵略，直至举国烽火，全民奋起抗战，取得胜利，时间长达八年。但日本教科书上只承认“进入”中国，不承认是侵略。

——内战连绵不断，其中包括军阀混战，北伐战争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。

——幸运地看到社会主义由梦想变为现实，亲自经历，直到改革开放之风从北京吹起，席卷全国。

——接受长期、丰富、深刻、伟大的阶级斗争教育，还有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……

——……

读者读到这里，也许会哑然失笑，责怪我过分自我膨胀，把世界大事记夸饰为个人的大事记。但是你无法否认，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头等大事，无一不和我直接间接相牵连，有的简直攸关生死。你也不得不承认，区区我确实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

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，真正关心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治家，也不会无视这个事实。

人口学家把老龄化社会称为“银色浪潮”，这类银色动物也有个优势，那就是历尽风霜，见多识广。但优势就是劣势，忧生伤死的刺激淤积太深，翻云覆雨的把戏看得太多，结果要么变得老奸巨猾，唯唯诺诺，世故通透；要么看破红尘，视世事升沉，如云烟过眼；要么变成固执己见，愤世嫉俗，口没遮拦。

我们经受的折腾太多了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台湾《联合报》组织了一个“大陆作家隔海拜年”的特辑，我应邀参加，文章里说到：“自我呱呱堕地，几乎没有摆脱过动乱跟

难的世运，今年却第一次看到了地球上缓和的迹象，劫后余生，春回在望，真有些喜心翻倒的感觉，愿我们隔着海峡，共庆天下太平，众生多福。”这大概可以看作是银色浪潮中的另一心态。

但积八十年之经验，也给了我一种信念：美好的愿望都不可扼制，历史尽管曲折，总是向着进步和合理的方向发展，我的祝愿迟早总会实现！

1989年12月4日